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人部七十一

報讎

父母讎

文游讎附

報讎一

原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

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又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晉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繩息嫪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嫪歸生

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為公

子則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乃謀弑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攷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郭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蔡

婦託於紀郭紡纆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緹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

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子橋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

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

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

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冰 仲子崔者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贗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史記

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

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晉史記魏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爲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

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

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筭數百下不服釋之

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筭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爲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 又魏相

魏齊嘗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

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開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貨須

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

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雎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

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曄睚眦之怨必報

原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雖

報讎乃為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

又

燕太子

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遺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

因把王袖而撻之袖絕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

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漢書藥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

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為御史大夫使按表盎受吳

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

過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又李廣以

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尉與俱至

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

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

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疾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

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今為君計莫若條素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

尹公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原東觀漢記鄧曄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

害及子張病將終曄候子張視曄歎不能言曄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曄即將客遮讎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

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增

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爲盡殺寬

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

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那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

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緩欲走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又許

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虞

荔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賓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世說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

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

所歸乃成其讎

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

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唐書楊炎爲吏部侍郎劉晏爲尚書盛氣不

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

素憾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

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爲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忠樂羣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

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于全斌誓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又張浚送曲

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逮隨冷獄吏繫維

之糊其口燭之以火而死宋帝熈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

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輜夫唱杭州歌謠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

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縣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

廁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合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爲所殺十九年世

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詐稱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

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

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為天下除殘耳

原

列女傳龐涓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雖乃喜以為莫已報娥

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 又衛義姬者其夫有

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壻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

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

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

家素富豐資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貫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

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

之以其首祭子家 **補** 又維氏女玉為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

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

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鳩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給曰乞須晦日設祭

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舊將孫高傳嬰等合謀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戶內使人召覽入將拜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纔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

為牙將 **原** 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為中間父

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

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為義遂釋其夫 **補** 唐史衛孝

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

在坐無忌抵以臂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賈孝女濮州鄆城人

字碎金年十五父為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

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宇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

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

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戶拔劍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禽春黨數十皆抵死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取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絕程至闕下自狀陳冤昌齡乃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然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後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晉書鄧攸避賊舍己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絕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絕嗣宜哉唐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明弇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為兵使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憚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勲而四十遽天二子嗣爵皆不終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為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為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為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又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瑤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瑤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
兄弟讎 物報 父母讎

原甘心
快意 左傳齊人謂魯曰管名讎也請受 下藥市事詳報讎二

填海
涉河 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左傳晉卻克使於齊

與枉奏殺之融叱興曰吾無罪枉殺死不捨汝遂斬之屍起坐者三似怒不息無何興死

10

操敬辭 藏英鸞 朝六密帖 唐太宗時 即墨人王 君報父 見原 殺道 陰 晉 陽 志 年 十 八 計 歲 設 於 幽 州 乃 今 刺 憤 願 歸 觀

為死有司 執節 帝為 貨死 壯 遣 釋 五 代 居 張 藏 英 范 錫 英 父 求 為 告 刺 史 曰 李 君 則 所 殺 亡 命 去 時 君 操 尚 幼 至 貞 觀

內燕 趙 師 康 父 為 人 所 殺 時 師 斬 幼 母 改 嫁 同 姓 家 不 疑 後 長 為 其 孝 弟 誼 上 有 復 讎 之 志 年 十 八 計 歲 設 於 幽 州 乃 今 刺 憤 願 歸 觀

趙師康 父為人所殺 時師斬幼母 改嫁同姓家 不疑後長為其孝弟 誼上有復讎之志 年十八計歲設於幽州 乃今刺憤願歸觀

孝子蒙 戮唐新 諸杜并 父富年 言自 洛陽 同 姓 家 不 疑 後 長 為 其 孝 弟 誼 上 有 復 讎 之 志 年 十 八 計 歲 設 於 幽 州 乃 今 刺 憤 願 歸 觀

死我至 此審言 由是免 官歸一 家遭 橫死者 實長 安父 叔亦 與同 輩李 重利 馬周 自 陳 帝 時 原 郭 人 孝 子 免 父

與錫書 曰大司 寇是俗 執父 叔皆 為所 害陰 結死 余氏 子宜 儒薛 伯英 矣 韓 暨 擒 茂 龔 壯 計 期 縣 魏 豪 右 韓 暨 諸 公 至 同

復仇 誓不 仕 欲 肅政 鼓琴 來 丹 求 劍 乃 入 山 遇 仙 父 為 韓 暨 擒 茂 龔 壯 計 期 縣 魏 豪 右 韓 暨 諸 公 至 同

官殺妻 泣曰 君似 政政 曰天 下氣 甚猛 相 似 乃 入 山 遇 仙 父 為 韓 暨 擒 茂 龔 壯 計 期 縣 魏 豪 右 韓 暨 諸 公 至 同

猶難 驚也 來丹 志絕 樂力 抗百 夫筋 骨皮 肉非 黑 人 類 也 延 子 頭 過 矣 將 披 胸 受 矢 鉞 錐 推 屈 而 體 力 於 人 誓 從 買 爵 對 知 之

三軍 其相 得嚴 帝之 寶劍 幸成 其志 却 魯 人 割 腹 魏 湯 斷 頭 而 見 其 心 坐 有 為 其 父 報 仇 於 齊 他 日 吾 視 來 丹 腹

士不 可殺 色不 變其 御欲 之驅 撫而 止之 曰為 父失 報其 仇出 獨與 死非 為父 生也 今所 服刀 已戕 有南 少之 年欲 得之 曰此 有節 行父 之

牽止 之僅 而相 許少 年斷 湯父 湯叩 頭拜 謝不 行 獨與 死非 為父 生也 今所 服刀 已戕 有南 少之 年欲 得之 曰此 有節 行父 之

殺亡 失道 誤入 儒家 內充 重望 因笑 謂曰 少三 年即 潛報 仇也 充 疾 吳 氏 侯 不 足 貪 也 爾 大 義 所 害 我 宗 族 必 充 之 湯 曰 此 有 節 行 父 之

林子 屠頂 宋越 刺蠻 沈約 宋書 沈約 子世 堅即 潛報 仇也 充 疾 吳 氏 侯 不 足 貪 也 爾 大 義 所 害 我 宗 族 必 充 之 湯 曰 此 有 節 行 父 之

孫嚴 宋書 宋越 刺蠻 沈約 宋書 沈約 子世 堅即 潛報 仇也 充 疾 吳 氏 侯 不 足 貪 也 爾 大 義 所 害 我 宗 族 必 充 之 湯 曰 此 有 節 行 父 之

哀感 奮發 傾賞 結客 旬哭 於殯 以待 復仇 復仇 父 謙 直 冠 京 城 進 平 無 長 邑 時 年 十 八 計 歲 設 於 幽 州 乃 今 刺 憤 願 歸 觀

蘭官 諸郡 梁書 張景 仁廣 平天 起上 言為 州同 縣主 明太 異之 又 孫 益 德 其 母 為 人 所 害 益 德 旌 景 仁 門 拜 丁

神記 梁書 張景 仁廣 平天 起上 言為 州同 縣主 明太 異之 又 孫 益 德 其 母 為 人 所 害 益 德 旌 景 仁 門 拜 丁

和則 與不 和內 對王 人怨 蘭盜 所木 母應 刀血 作母 事乃 廣政 報仇 宣帝 嘉有 所借 木母 類 仁 勇 自 歸 孝 勇

為將 越無 功風 俗思 卒見 子枯 不勝 憤怨 便格 殺之 還府 歸死 曹行 會食 下傳 胡子 廣以 為公 思追 念叔 父仁 勇憤 發

淵鑑類函 卷三百十二 人部 報讐 五

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虞預會稽典錄吳朱朗字公明爲道士遊在諸縣爲
爲焉長束頤所殺頤以高辛朗子乃利殺頤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將
梁悅報父讎董黯

報母讎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上會都省集議以聞杖一百流循州會稽典錄董黯家

成墳竟殺不孝
原兄弟誰不同國
不爲魁一俱
銜命不鬪
因疾不殺
下詳報錄二
爲宗執

不事兄誰上詳錄五皇甫謚列女後傳鄧陽友娣者鄧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季兒有三子季

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翔王操刀報兄讎率眾斬兄讎會稽典錄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爲

實聞之大其義今既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叔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季康之徒爭從之唐史

高季輔名馮德州人。居喪哀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潁令。縣人反。城應陷。殺元道。季輔奉其靈與聖人戰。斬之。斬首三萬餘。且因所手反。思成。冒甘心交游。雖為知己。為友人。士為知己者死。後漢何顯友。虔

以祭
新器
一因
隨手
幸然
高言
十八
玄淵
售矣
已
希乃
一偉
高父
仇未
報而
病甚
願候
之真

義爲復讐
更問長子
師長之館
主方之館
里外主友
之辭視從
父昆弟不
同國也
肩以方之
元華臣二
之

陳綱爲張宗復餉牙牙無濟等報綱宗爲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會赦免廣州先

乃先醉張近侍夜解縱諸馬今之亂張必將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才因手乃張首而還

報錄四

國雖五劫計窮之
 思除國嫌
 相死
 怨卿相死
 忤強
 達怒多忤亮忤強
 寫恨
 為寫餘恨
 雪恥除元
 詩雪恥

軀張目軀張目視寇難
 虐我則儲殄殲乃儲
 相為敵儲原以亢其儲
 以

直報怨語
以怨報德禮記則示
原報東門之役報織介之怨

報讎五

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執讎左

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

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鄧擊鼓赦書下

讀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
楚墓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荊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爲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

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荆卿歌壯士相看面如土泰山嵒嵒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猱盡傾肝膽

© 2000 Blackwell Science Ltd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47: 395–402

許知已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明秋水劫王後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落
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孽禍鬼不祀大業帝嬴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狗名
信絕倫可憐孤負樊將軍 明李攀龍詠古詩闔閭爲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
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箴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衛存
亡尤獨美

原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
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
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原敕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敕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
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
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管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
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今舍人無驗者坐之
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
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
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離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爲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
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歎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
盛大則又爲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爲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
也堯之子丹朱爲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爲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
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爲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爲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不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爲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爲善必爲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爲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滄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咒特以爲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咒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呼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奸貪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咒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滄議唐韓愈復讎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愁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讎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原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舉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嗚呼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寔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貪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交驩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之序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素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原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書萬姓仇予 又小人怨汝詈汝

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仇讎寬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

眇重也

讎怨二

不報附

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爲相其讎往謝狐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

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

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

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郎門門者則跪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瀝乎夷射叱之則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則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

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轢釜封其子爲羹頡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于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

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

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爲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

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復

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月方蘇既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

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爲吏

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

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

爲火炷置卓廟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

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

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

華侈爲都官從事劉暉所奏後曾辟暉爲掾或勸勿應暉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暉杖罰

外寬內忌如此 又周顒在帝前甚言王導忌誠無他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鼎鑑類編 卷三百十一 人部 讎怨

導甚銜之顛爲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顛章奏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吳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 又吳興太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總曰殺我者諸儉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廆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梁沈瑀爲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解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屨羸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笞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爲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 又韋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十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劍鉤於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脫韉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爲官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錄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爲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